博物典彙

博物典彙卷之六

史官黄道周參土

王霸

明道程氏論王霸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

西山真氏論霸

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在於規國。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

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予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使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黄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譬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國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霍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得以

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鄫而不求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誇衆也故一朝王之項而遂請隧焉是名爲勤王而實窺大物也賜樊不

服則闕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賜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

山堂章氏總論二霸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霸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荊蠻。使之竄伏荒陬。屛氣息

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又蔡伐鄭侵陳鬩宋讐狠狼戾所向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會盟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虐焰不逞中原少寧則二霸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

敗楚求幾已致天王於踐土則與首止之盟與
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
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
功也至重耳會溫求幾又盟王人於翟泉則與
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
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
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據有城
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
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觀其衆及楚畏

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使曹衞及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勝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服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患楚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

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幽僖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二國終不得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邮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見其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

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勸諸侯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毋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焉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壝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又況當時楚雖濅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旣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

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霸後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屢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晉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慼色。中國之風。幾爲夷虜矣。故重耳之典。尙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然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

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怨傲天子。若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王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文質

孔子論文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又曰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太史公論文質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

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做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董仲舒論文質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脩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教用夏之忠者

蘇子古史論文質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

生不相義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飲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肵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

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旣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據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後齊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

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據至於毫釐纖悉盖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盖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

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正朔

三代三正之說

朱子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一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

胡氏論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程子論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若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而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

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葉文康論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爲人正。故夏建寅。丑爲地正。故商建丑。子爲天正。故周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爲歲首

商建丑以丑月爲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爲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是商人雖以建丑爲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爲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註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果爲正月則夏正月當爲三月矣昔孔子作春

秋繫日繫時必月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爲周正月則是建子月爲春而夏之二月巳爲夏夏之五月巳爲秋矣四時錯亂尚足爲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爲首以正月爲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考之有曰仲春逆暑仲冬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圜丘以觀宗遇蒐苗獮狩皆

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丑爲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事以叙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幾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者不幾於紊亂乎

朱子論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夏正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時哉生明

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亦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王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而無章也

德運

歷代五德之運

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神農氏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嚳以木德王○帝堯以火德王○帝舜以土德王○夏以金德王○商以水德王○周以木德王

秦始皇采用齊人鄒衍之論。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

灾祥

歴代祥瑞

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之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鼎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蓂莢生於庭。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塗山之

會。濟河黃龍負舟。

胡氏安國論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篇部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淺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書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歷代災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生於朝。○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東。時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夫金縢之書冊。神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幽王時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劉向

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以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史記齊景公彗星見齊

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茀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曰神可祀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衆口乎。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

諸儒言災異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春

秋至春秋災異之說紀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日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於言災異以八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寒燠風雨。

敬畏

事天之敬

堯典曰欽若昊天。○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皐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

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召誥嗚呼皇天上帝

改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明文王有明德
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
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其二章曰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之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板凡伯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

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修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商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齊有彗星齊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公說乃止。○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漢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欲以此止其亂。孔光以爲天右與王者。故

哉興數以讜告之

法祖之敬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又曰

王懋乃德。覩乃烈祖。無時豫怠。○周公告成王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成王告康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林氏駉曰。論家學之源流有二。曰祖訓。曰父政。述漢文故事於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於憲宗之世。此祖訓之所當講明也。惠帝守漢高之約束。肅宗修明帝之故事。此父政之所當遵守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不素不快於仁宗者也。

倡為祖宗不足法之說。呂惠卿迎合於安石也。立為一年一變法之說。顧役一行而祖宗之役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安石諸人不能逃其咎。嗚呼安得文彥博司馬溫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召誥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眞氏曰。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越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周召之所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文王也 抑之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規警箴誡之功

湯之盤銘。見大學 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受冊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曰 云 云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

反一側亦不可不志記曰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

後世子孫。○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廟。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按眞氏曰古之所以聚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詠王。瞽矇之吏以歌詩詠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

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無爲。惟守至正而已。○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四夏。周旋中矩。折旋中規。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

恃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者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汚晴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戒欲

總論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眞云此戒舜之辭也下二條亦然）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太康失邦。昆弟五人徯于洛

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作伊訓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禹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莊王登強臺左江而右湖。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沉湎之戒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酒誥王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

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詩蕩召穆公刺厲王也其五章曰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小宛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荒淫之戒

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咎。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廸。○詩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眞氏曰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眞氏曰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譏殺子而二

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氓

中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

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

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

由作也。○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以歸。史蘇告

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

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

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盤遊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野。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按眞氏曰。此魏降所以規晉侯也。晉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左傳莊公刻其桷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焉無乃不可乎 餘詳城闕類

孝𦂳

孝親之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武王其達孝矣乎。○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原再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

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

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按眞氏曰：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嘐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俗功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爲多

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睦族之道

詩皇矣之三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一章曰。終遠兄弟。謂他

人毋。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杕杜刺時也。君不之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眞氏曰其後昭公果爲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爲諸侯。○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中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

春等。雖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遷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長遂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

曰一尺布尚可縫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王地耶廼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王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厲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唐

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太祖因晉王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宗法

蘇子曰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必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太宗族人宗

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

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蔡氏曰按古者宗子之法立。一族之人有大宗

以領之則人同知曾祖一族之親有小宗以領之則人各知敬禰冠昏必告死喪必赴有吉相慶而可以久居於安有急相謁而可以同處於危自秦漢以來宗法大壞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喪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致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嗟夫秦漢以下天下所以多故而難治者豈非宗法不立之故與然考之喪服小記程張之論是立宗乃古今不易之良法但患今世不能舉行之耳尚何有不

可行者哉夫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天下之疎以爲親則勢甚逆而功甚難若夫立宗子則合其所本同聯其所本親此非有所難行也誠使朝廷立爲定制於元勳世胄之臣大族巨姓之家以其始遷及始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領一族之人以行時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領一族之親以行節祠使之既其協力以

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覩其所親而祭其祖禰。富貴不得以相攀援。貧賤不得以遺棄。如此則同者合。親者聯。渙睦之風行。而淳古之俗復矣。

宗譜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

爲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大夫家亦往往倣而爲之周必大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畯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傲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

修辭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枉讜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宗霸者所以流涕於師父之墓而不恥也。

博物典彙卷之六　終